



盼望

王殿存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編者的話

“盼望”是王殿存同志寫的自傳小說。

作者王殿存同志，是熱河省丰寧縣人。今年二十四歲。他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裏，九歲時就給地主放牛，受盡了地主、漢奸、日本鬼子的迫害。一九四五年共產黨解放了他的家鄉，他參加了兒童團、游擊隊，向地主階級和國民黨匪幫進行英勇的鬥爭。一九四八年二月，他參加了人民解放軍，同年八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參軍後他當過通訊員、戰士、衛生員。無論在作戰、行軍及平時工作中，他都一貫勇敢、積極，因此曾先後立過四次功，被選為模範黨員。在一九五二年文化學習中，他又榮立一等功。

王殿存同志參軍前只斷續地讀過七個月書，參軍後他積極地學習文化。特別是經過速成識字法的學習以後，他能認兩千四百多字，有了自學的能力，看了許多書。特別是高玉寶同志的作品，給了他很大的啓發。

一九五二年七月，王殿存同志參觀了湖南省舉办的土地改革展覽會，他看見許多地主殘酷地壓迫剝削農民的事實，回想起在舊社會所受的痛苦。他覺得也該像高玉寶那樣，把這些事情寫出來，不僅幫助自己加深對敵人的仇恨，提高階級覺悟，也能够教育別人。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，便於一九五二年八

月，開始了他的寫作。

在寫作過程中，王殿存同志遇到不少困難。但是在各級領導和同志們的幫助和鼓舞下，特別在韓笑同志的具體幫助下，王殿存同志用堅強的毅力戰勝了困難，終於把這部小說寫成了。

今天，我們把這部作品介紹給讀者，一方面是為了發揚王殿存同志這種積極學習、艱苦勞動的創作精神；一方面也是為了推動當前鬥爭。當我們祖國正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今天，再回憶一下舊中國所經歷的深重苦難，更會加深我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敵人的憎恨。

王殿存同志的自傳小說，雖然在人物描寫、故事結構等方面还有不少缺陷，但全書充滿生活氣息，有強烈的階級仇恨，文字也很樸素生動，所以仍然是一部比較感人的作品。

王殿存同志的自傳小說共分兩部，這裏發表的“盼望”是第一部。第二部整理好了以後便和讀者見面。

編 者

一九五五年六月

熱河省丰寧縣頭道溝村，靠北山坡有兩間馬架子草房，窗戶沒有糊過紙，光掛着黃白草打的簾子。房草有十好幾年沒有換過了，財主家的鷄老是成羣結隊地來到這房頂上，把黑色的房草啄扒得亂七八糟，在裏面找蟲子吃。屋裏漆黑，不打開窗上的草簾子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這屋裏住着九歲的王殿存。他家原有九口人，殿存的大哥殿忠被日本鬼子抓“勞工”抓去了，他二哥殿勇不敢在家，也走啦。走的時候說上北草地去。可是，出去一年多也沒有音信。殿存的爸爸王路給保長孔二麻子做木匠活去啦。家裏剩下奶奶、媽媽、三哥殿發、小妹妹和小弟弟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六口人吃野菜還有這頓沒那頓。幾口人餓得皮包着骨头，成天盼望哪天有頓飽飯吃。

殿存最高興的日月，是穿上一條補釘疊補釘的短褲，赤着背，光着腳丫子，同一羣窮伙伴甩石頭比遠；玩的時間長了，晒的受不了，他就上圍子邊，摘個大窩瓜葉戴在腦袋上遮蔭



涼。

这一天，一起玩的小孩都回家吃飯去啦。殿存一進屋，見媽抱着小妹子殿芬，皺着眉头，坐在沒炕蓆的土炕上發愁。殿存上炕往媽懷裏一趴說：“媽，我餓了！”媽伸手摸摸殿存的腦袋，沒說話。殿存下炕跑到鍋台跟前，端起早晨留下的一碗杏核湯剛要喝，媽說：“好孩子，你三哥大清早就上山採杏去啦，你喝了他回來吃啥？”殿存兩手端着碗，捨不得放下，心想：吃吧，哥哥早起水米沒沾牙就走啦；不吃吧，餓得慌。媽嘆了口氣，掉下眼淚，說：“孩子，你等着！我不是跟你說了嗎，你爸爸掙回米來，媽就給你做飯吃。”殿存連忙放下碗，說：“媽，我去看看爸爸回來沒有。”就“跟頭把式”地跑出去了。

營子東頭，叢大伯坐在柳樹底下，正高興地同來成說着什麼。真怪，叢大伯從來也沒有那麼喜歡過。前年臘月他兒子叫鬼子抓勞工抓去啦，再加上家裏沒人幹活，地不打糧，交不上高舉人的租子，沒吃沒穿，老兩口子討飯吃，多會也愁眉苦臉的。啊！他跟前破口袋裏裝了糧食啦，怪不得今個這麼高興。殿存問：“大伯，誰行好給你這麼多糧食？”叢大伯笑瞇瞇地說：“我活了六十多歲，也沒遇見過今個的好事呀！我早起到西四道溝要飯，站在孫財主的門口哀求有一頓飯的工夫，他們連一碗米湯也沒給，孫財主的兒子戴着眼鏡子，手裏拿着江式柳扇子照我腦袋一晃說：‘快給我滾開！’他用腳踢踢我的破口袋，接着說：‘你看，南山上下來皇軍了！’他忙着跑進屋裏，拿出膏藥旗子去迎接。誰料道他剛一走出院門口，隊伍也進營

子了。隊伍裏就有人向我喊：‘老大爺！不要怕，我們是八路軍。’听說是八路軍，孫財主的兒子嚇得連忙把膏藥旗子掩到背後就縮回去了。”叢大伯說得怪有味道，他看看來成，一手拍着殿存的腦袋，一手提起他那裝上了糧食的口袋說：“是同志們从口糧袋裏面倒給我的呀！”來成同殿存一齊問：“大伯，他們什麼時候再來呢？”叢大伯盯着遠方，悄悄地說：“孩子，他們过东边打鬼子去了，總有盼望啦！”殿存听了這樣的好事，就忙跑回家跟媽說去。

王路給孔二麻子蓋房子將近三個月了。这天，王路說：“保長，我給你做了兩三個月，該算賬了。”孔二麻子說：“王路，你不知道我手头沒錢嗎？”“保長，我一家老少幾口人等着吃呢，你行行好，不然我一家人就得餓死！”孔二麻子眼一瞪，油瓶子嘴一歪說：“你家餓死人叫我保長償命嗎？餓死了也是死鬼要賬——活該！誰叫你給我做工來呀！沒有你王木匠我保長不蓋房子？”王路忍不住說：“誰叫你僱我做工呢？你為什麼不給工錢？”孔二麻子火啦，站起來把桌子一拍說：“王路，你真他媽的不知好歹！要不是我保長，上次抓勞工，皇軍就把你抓去啦！你還要工錢？買一個勞工四十塊滿洲票，算算賬，你还欠我的呢！”王路氣的揸上傢具就走。孔二麻子說：“好，好，你走，我看你能走出我的手心！”

王路剛進家門，殿存就高興地去抱住腿說：“爸爸，你給我拿回吃的沒有？”他爸爸罵起來：“工錢給孔二麻子買‘紙’燒了！”就一头老火地把孔二麻子罵了一氣。殿存的媽媽說：“你上警察署告他不行嗎？”王路說：“你还不知道？署長是

他們一把子人，還不是孔二麻子說啥是啥。”

“爸爸，叢大伯說八路軍……”殷存還沒說下去，媽媽忙攔手，意思叫他不要大聲嚷，爸爸却說：“我早知道了……盼着吧！總有那一天……”

二

有一天，西上屋老梁頭跟一夥人坐在門口談家常。提起王路和孔二麻子要錢的事，老梁頭說：“窮人的日子真沒法過，一睜眼睛就得受財主的氣！”他的二孫女二娥子用勁推他一把說：“爺爺讓開吧，活閻王來啦！”

活閻王是警察署的警衛隊長。細高個子，長了兩條駱駝腿，活像個老魚鰍，腰裏挎着一把像哭喪棒似的洋刀，手裏提着一條二龍吐鬚的馬鞭子。

一提起活閻王，村裏人都害怕。在頭年冬月裏，他給鬼子要柴禾，三甲送晚了一天，全甲的人都被他打了。八歲的殷存挨他鞭子抽的時候，殷存的舅舅孫永，實在看不過眼，他上去抓住馬鞭子說：“你們一點理也不講嗎？幾歲的孩子知道啥？”活閻王把眼一翻說：“好小子！你要造反嗎？”他回手抽出洋刀照孫永的腦袋就是一下子，孫永往後一退，刀尖砍到臉上，人馬上倒下，臉被砍得露出骨頭，鼻梁也砍斷了。殷存趴在舅舅身上喊：“媽呀！警察狗砍死舅舅了！”活閻王就勢一脚，踢在殷存的腰膀上。……

當殷存醒過來的時候，看看自己躺在窗戶底下一塊破門板，

上，三哥坐在跟前。殷存問：“三哥，舅舅呢？”沒等三哥答話，他就撐起身子，四周瞅瞅，看到媽和西上屋梁大娘，一邊哭一邊擦舅舅臉上的血，還有些人在剝高粱糶上的白灰，往舅舅的傷口上塗，怎麼也止不住流血。殷存咬咬牙發狠說：“活閻王啊！總有一天讓你吃‘黑棗’！”媽忙阻擋他說：“你這孩子，人小胆包天呀！不管什麼張嘴就說。千万不要再給我捅馬蜂窩啦！”從那天起，一提起活閻王誰都恨，可是沒有辦法。

二娥子說活閻王來啦，大夥都悄悄溜走了。只有保長的兒子二大头忙跑過去點頭躬腰，接過馬韁繩說：“夏隊長辛苦啦，快到家坐。”他把馬韁繩給長工老劉頭說：“你去到地边上給馬抄青梁穗吃。”

孔二麻子看見活閻王來了，急忙一手揭開門簾子，一手指着屋裏說：“夏隊長，請進！請進！”活閻王進門來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把鴨子腿一擰，大腿壓二腿，腳上日本造的鉄掌子皮鞋向孔二麻子示威。他說：“這次來嘛，是看看你們官牛要齊了沒有，如果沒有要齊的話……保長，你可知道現在的‘大東亞聖戰’嗎？”孔二麻子恭恭敬敬地說：“知道，知道。”

“知道這就好办了。前方打仗要吃牛肉麵，上边命令繳官牛，風火雷行，限你明天下午全部送上，能办到嗎？”“隊長，這，這，恐怕……”活閻王站起來把脚一躁說：“不要‘恐怕’什麼了！蕎麥皮還榨出四兩油呢！老百姓們……交不上，拿出人頭來就交上了！”孔二麻子連忙到裏套間去了一陣子。孔二麻子的姑娘貴榮，穿一身東洋式的衣服，臉上擦着厚厚的白粉，嘴抹的像猴腩，穿着高跟皮鞋，妖里妖氣地端着大烟灯走

出套間放在炕上說：“夏隊長，抽口烟吧！走累啦。”活閻王
蹣蹣孔貴榮，又蹣蹣大烟灯，就坐下了，和孔二麻子躺到炕
上，用嘴接上烟槍，抽開啦。活閻王邊抽邊用眼不時蹣蹣那個
妖精，好像過了電似的，烟槍也快叼不住了。

“夏隊長！這點小意思請收下，官牛的事請担待點。”孔
二麻子順手掏出一捲鈔票，送過去說：“另外我有一件事情，
請你費心幫辦幫辦。”孔二麻子湊近活閻王的耳朵根咕嚕一陣
子，“哈哈，夏隊長，你說這樣好吧？”活閻王說：“好好，
就這樣。”

殷存站在門口瞭望媽媽弄菜沒回來，忽然看見保長領着活
閻王來了，後面還跟兩個保丁，他急忙跑回去說：“爸爸，活
閻王來啦！”王路看跑不出去了，就往後屋跑，活閻王看見
了，追上去就是幾鞭子：“媽拉巴子的，看你往哪跑！來人拴
上这老傢伙！”那兩個保丁抽出繩子捆王路。王路說：“你們
不說理嗎？不說長不道短就隨便捆人嗎？”孔二麻子冷笑一聲
說：“王路你胆子可不小呀！敢違抗夏隊長的命令嗎？夏隊長
看你手藝不錯，叫你幫助縣署修兵營去，这是給你找個吃飯的
地方，我看你別太不識抬舉了。你還想跑，看你这回往哪
跑！”活閻王說：“帶着快走！”殷存眼看着剛回來兩個多月
的爸爸，又要被人家拉走，就跑過去抱住爸爸的腿。王路說：
“好孩子，你回去吧！你老子死不了的。”他的話還沒說完，
保丁一把拉住殷存的胳膊一甩，摔出三四步遠，殷存趴到地下
啦。殷存的媽正在溝裏挖野菜，聽說家裏出了事，連菜籃子也
沒拿就往家跑，跑到家，爸爸已被活閻王拉走了。

三

二月的一天晌午，殿存和一夥小孩揹着柴禾从南山上下來，靠着崖壁歇勁。殿存問來成後晌到哪割柴禾去，來成說：“甯這麼大白毛風，後晌我不去了。”殿存沒說什麼，揹起柴，低頭看着自己的脚步，想起爸爸头年叫活閻王抓去以後，家裏更沒吃的，全靠三哥和自己打柴餬嘴，一天打兩趟柴禾，賣了还不够吃，後晌不去怎行啊！

殿存回到院裏放下柴禾，進屋拿起葫蘆瓢，舀上半瓢冷水，咕嘟咕嘟剛喝完，媽就來說：“兒啊！你二哥九歲就給人家放牲口掙吃的，你今年十歲啦，也該給媽掙吃的去啊。前晌我跟高立林跑外的說好啦，給他家去放牛，叫你今個後晌去上工。”

高立林是三道溝村的頭一個大戶；他父親在前清是秀才，靠它攬訟詞，掙下一片大家當。

高立林外名叫“白臉狼”，當家後慣常手提着文明棍，穿一身“協和服”，戴頂黑呢禮帽，一股本洋鬼子派頭。戴一副藍黑色的眼鏡，也遮不住那隻沒有黑眼珠的左眼。前年正月的一天黑夜，他鑽進他兄弟屋裏去跟他兄弟媳婦搞鬼，被他當警長的兄弟高立山从窗戶頭攆出去。他跳豬圈沒跳過去，跌到柴禾障子上把左眼扎瞎了。从那以後，人們不再叫他“白臉狼”，給改個外名叫“獨眼狼”了。

殿存說：“媽，我不去！你忘啦？他們把梁國義的脚都給



打拐啦！”媽媽伸手抓過殿存的手說：“孩子你听话呵！你好好幹，眼睛活一點，他們便不會打你了。你看看，你奶奶和你小妹妹小兄弟都快餓死了！”殿存心想：去吧，非挨打不能過日子；不去吧……抬頭看見媽媽豆粒大的淚珠往下掉。殿存說：“媽媽！別难过，我去！”媽媽嘆口氣給殿存披上破皮襖說：“孩子！你等着，媽給你把那碗菜粥熱熱，吃完再走。”殿存說：“媽，那不又是給我三哥留的嗎？”媽媽說：“殿發叫甲長抓去給鬼子帶道去啦，今個不定回來不回來呢！”媽媽下炕燒火去啦。

媽媽熬好菜粥，端來給殿存吃。殿存接過碗來，心想這碗粥是給三哥留的，要是自己吃了，三哥回來吃啥呀？殿存一口也吃不下去，說：“媽！我不吃啦，走吧！”沒等媽說話，殿存下炕穿上鞋就走。媽抓着殿存的手說：“好孩子，你怎麼不吃呢？”殿存說：“我不吃，給我三哥留着吧！”媽心裏一陣酸，难过地哭起來了。殿存說：“媽！我去你怎麼還哭呢？”媽沒有說話，擦擦眼淚，領着殿存就走。她一边走一邊囑咐殿存說：“你可要好好做活啊！……”

殿存和他媽進了高家大門，見到獨眼狼。獨眼狼歪着脖子說：“就是這個猴鬼嗎？”媽說：“就是，高先生，孩子小不懂啥，當不住惹先生生氣，請您担着點！”獨眼狼說：“好說，小孩崽子听话就是。”“是呀，小孩子听吩咐要緊！”媽眼淚圍着眼圈轉，下狠心地扭身走啦。剛出大門又想起殿存嘴不讓人，就返回來悄悄囑咐：“孩子，你可別惹出禍來呀！有氣往肚子裏嚥……誰叫咱窮呢！”說着，抓過破襖襖

大襟給殿存擦擦眼淚走啦。

殿存跟老趙头和放馬的李万海走到一間小窩棚裏，窩棚旁邊牛圈裏有三十多條牛。從此十歲的殿存就是這羣牛的夥伴了。

殿存到這可跟在家不一樣，每天鷄叫二遍就起來吃飯，天一亮就得趕牛到山上去放，稍微晚一點就糟糕，東家說牛吃不着露水草啦。天黑才把牛趕回來，有些“二卵包”（小公牛）死淘氣，常常竄到地邊吃莊稼，吃一回，殿存就得過一次關。幸好有個老“黃抄”（老母牛）是條老正派，牠上山下山都走得規規矩矩，別的牛跟上牠，也就很少出岔子。

剛過五月節不幾天，殿存在東二道溝放牛，坐在山坡上想起爸爸和哥哥來，不免一陣陣心酸，掉下眼淚。突然聽見小牛犢子哞哞地叫，猛抬頭往坡上一看，呀！一隻狼把牛犢子按倒了，大牛沒在跟前。殿存連叫帶喊：“狼咬牛犢子啦！”跑上去拿鞭子一甩，狼一呲牙，轉溜着綠眼珠，還是按着牛犢子不鬆口。殿存正舉起鞭桿要打下去時，老趙头吆喝着扛着鋤頭跑來，狼才跑了。還好，牛犢子沒有死，只是屁股被咬了兩個洞。殿存怕回去這關過不去，不敢下山，老趙头給出主意說：

“你回去跟東家別說是一隻狼，說成兩隻，你才十歲的孩子打



跑兩隻狼，独眼狼再不說理，也不會打你了。”

殷存趕着牛剛到南坡上，一眼看見独眼狼又站在牛圈門口。他每天如此，每次都要看看牛肚子窩飽不飽，要是肚子鼓平了，他不說話；要是肚窩癢些，殷存就別想吃飯。

独眼狼同往天一樣，挨着各個牛背摸，看見走在最後的那條小牛犢子瘸了，順手就給殷存一個耳光子：“小雜種，你怎麼把牛犢子給我打成了這樣？”奪過鞭子沒頭沒腦地一陣打。老趙頭忙跑來說：“高二爺，不是小牛犢打的，是兩隻狼咬傷的。”独眼狼回頭看是老趙頭，平和一點說：“那狼為什麼只咬牛犢子，不咬這小王八羔子呢？”扭過臉來說：“喂！小王八羔子，賣你的骨头賠我的牛！”把鞭子使勁一甩，對老趙頭說：“老板頭，給我看着，今天不許叫他吃飯，有飯餵狗牠還看門呢！”他又勸勸胳膊，對殷存說：“你今個要吃我一口飯，我把你的門牙打掉！”用手拍着大腿，扭身走啦。

老趙頭嘆口氣說：“咱們窮人受罪沒頭嗎？”伸手抓過圍巾給殷存擦擦眼淚說：“殷存，你在这等着，我上廚房跟大師傅要碗飯給你吃。”殷存一下子趴到老趙頭懷裏說：“趙叔叔，我不吃！”“你这傻孩子，不吃？他們正想不叫咱們活呢！你別难过，在財主眼皮底下过日子，那有不受氣的！”他轉身奔廚房去了。

殷存左思右想：我差點沒叫狼吃了，從狼嘴裏給独眼狼把牛犢子奪出來，回來却挨一頓鞭子，還沒飯吃。越想越不是味，決心不幹了，拿起鞭子就往家跑。

三道溝村離他家八里地遠。天漆黑，雷轟轟响，狼噢噢

叫。殿存硬着头皮跑回头道溝。媽驚詫地說：“唉呀，怎麼三更半夜地跑回來？”殿存淚珠一對一對往下掉，說不出話來。媽知道孩子又挨打啦，也難過的掉下眼淚問：“你吃飯沒有？”“沒有。”媽端出一碗吃剩下的灰灰菜，打算倒到鍋裏去熱。

老趙頭跑得滿頭大汗，推開門進屋裏來了。他一見殿存，長吁一口氣說：“你這孩子可把人急壞啦，黑更半夜的跑回來，‘山牲口’鬧的這樣兇，你不怕嗎？我打廚房裏端了一碗飯來，一走進窩棚，你影子也沒有了，急得我心都要炸了，快跟我回去吧，不然叫東家知道又得挨打！”媽謝了老趙頭一番，也說：“好孩子，你去吧！你忘了媽跟你說的話嗎？”殿存死死抱着媽媽的腿，還是不去。媽含着淚長嘆一口氣說：“你不去我打死你！”殿存說：“媽，我情願叫你打死也不死到獨眼狼的手裏！”媽抱起殿存擦擦眼淚說：“你不去，明個獨眼狼來了，媽怎能受得了啊！再說，你掙得九斗米都吃完啦，不去用什麼給人家退米呀！”殿存听媽說要給人家退米，又想起媽以前說的話：“奶奶和小妹妹……快餓死啦！”他一骨碌站起來說：“媽！我去！”回身跟老趙頭走啦。

回來的路上，殿存說他怕那吡牙狼，老趙頭告訴他辦法：每天帶的晌午飯裏的鹹菜自己不吃，給那個大黑牛吃，牠吃慣了，一叫牠就來啦，狼是不敢咬大牛的。從那以後，殿存拿的鹹菜，自己一點捨不得吃，都給大黑牛吃，不多天，只要一叫：“大黑來，大黑來！”牠就連竄帶蹦地到跟前點頭晃腦的了。

老趙頭也教會了殿存治牛犢子傷口。殿存每天上桃樹摘些

葉子，回來掏些烟筒灰和桃樹葉一齊砸爛了，給牛犢子治傷。可是十來歲的殿存沒有牛犢子勁頭大，怎麼也上不上。他心想不上吧，牛犢子死了，挨打倒是小事，家裏沒錢賠不起是大事，沒別的办法，只是哭。還是老趙头和伙計們把牛犢子按倒，殿存用小手一把一把把傷口上的泥巴和牛糞抓下來，再放上土藥；土藥粘不住，殿存只好脫下破褂子給牛犢子包上。

牛犢子的傷老是不好，每天晚上独眼狼還是站在牛圈門口，挨着個摸牛背。他瞧過牛犢子的傷後，回身拉着殿存的胳膊，抓過鞭子狠狠地打：“你這小王八羔子，睜開眼看看，牛犢子傷口都生蛆啦！你要不給我治好牠，咱們算不清這筆賬。”殿存一句話也不回答，咬緊牙關，心裏想：“只要打不死我，總有一天……”

四

被狼咬的那個牛犢子，不但傷不好，也不大吃草啦。上山下山，殿存扶着牠走。他成天爲牛犢子的傷發愁。

這天下午，殿存看天陰的像黑鍋底似的，一個雷跟着一個閃，看樣子要下雨，他就摘些大槲葉，用草秸串在一起，披在身上。西北邊的黑雲發白了，頓時，大風大雨就來了，還夾着冰雹，把殿存披的槲葉打得稀爛。他伸手摸摸腦袋，凸起好幾個疙瘩。他忍不住就喊：“大黑來，來……”大黑牛跑來站在身邊，他就鑽到牛脖子底下避雨，一邊用手撓牛脖領。

天黑了，殿存要趕牛下山，一看被狼咬的那牛犢子死了。

他也不知道冷了，光是哭，不敢下山。他心裏想：“我要是走運，跟叢大伯一樣碰見那八路軍可就好啦！”

老趙頭看天不早了，殷存還沒回來，他提上鋤頭去找找。剛出門正碰上獨眼狼，把一隻眼一瞪說：“真他媽的，你這個老板頭，丟了魂似的，幾十個牛沒回來還不去看看呀！”

老趙頭听李万海說殷存到西南溝去啦。可是他走到溝裏“殷存！殷存！”的喊，却沒人答應。他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可糟啦！可能把孩子凍死啦！”他往前走，又想：“唉！八月的天那能凍死人呢，可別叫狼吃了！”走到東坡根看到牛啦，他又喊。殷存听是老趙頭的聲音，就上去抱住他的腿叫：“趙叔叔！”沒有說話就哭了。老趙頭問：“怎的啦，又不敢下山？”殷存凍得直打哆嗦，好一会才結結巴巴地說：“那個……牛犢子……死了！”“死了也得下山呀！”殷存还是不敢，經老趙頭死說活說才拖着回去啦。

老趙頭給殷存端來飯，殷存端起碗來不想吃。老趙頭劝了半天也沒用，只好囑咐殷存：“可別往家跑啦！”他跟夥計抬死牛犢子去了。

殷存坐在小窩棚裏，想這想那，迷迷糊糊的又好像是跟來成坐在一起，听叢大伯說：“孩子，總有個盼望啦！”突然身上一陣疼，殷存猛地站起來，又被獨眼狼一手卡着脖子按倒，沒腦袋、沒屁股地揮着鞭子抽。獨眼狼把那隻三角眼一瞪罵：“奶奶個孫子的，你裝什麼死，非叫你給我的牛償命不可。”隨後又是打，鞭子一落，就是一條血印。“你这小王八羔子，趕快回去想法包賠我的牛！”殷存說：“我能賠得起牛，就不